

W. Somerset Maugham



人性的枷锁

(上)

[英] 毛姆 著 刘勇军 译

Of
Human
Bondage

南海出版公司

人性的枷锁（上）



〔英〕毛姆

著

刘勇军

译

W. Somerset Maugham

Of
Human
Bondage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性的枷锁：全二册 / (英) 毛姆著；刘勇军译

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9.7

ISBN 978-7-5442-8678-7

I. ①人… II. ①毛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4261 号

人性的枷锁：全二册

[英] 毛姆 著

刘勇军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策划 好读文化

责任编辑 李玉珍

封面设计 林丽

内文制作 一鸣文化

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23.25

字数 526 千

版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8678-7

定价 88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第一章

拂晓时分，天空一片灰蒙，乌云低垂，空气有股阴冷的味道，估摸要下雪了。一个孩子在房间里睡觉，女佣走了进来，拉开窗帘，面无表情地瞥了一眼对面那栋带有柱廊的灰泥房子，然后走到孩子的床边。

“醒醒，菲利普。”她喊道。

她掀开被子，抱起他走下楼。这会儿，孩子还不怎么清醒。

“你母亲想见你。”她说。

她来到楼下，推开一个房间的门，把孩子放在床上。床上躺着一个女人，是他的母亲。女人伸出手臂，孩子依偎在她身边。他没问为什么把他弄醒。母亲亲吻了他的眼睛，用消瘦的小手隔着孩子那件白色法兰绒睡衣，抚摸他温暖的身体。她把他搂紧了些。

“很困吗，亲爱的？”她说。

她的声音十分虚弱，好似从远方飘来一般。孩子没有回答，只是舒服地笑了笑。他特别喜欢躺在这张又大又暖的床上，依偎在母亲柔软的怀中。他贴着母亲，想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得更小些。他迷迷糊糊地亲吻母亲。不一会儿，他闭上眼，很快又进入梦乡。医生走过来，站在床边。

“噢，不要把他带走。”她呻吟道。

医生没有答话，只是面色凝重地看着她。女人知道她不能再留住孩子，忙不迭又吻了吻他。她从上到下抚摸孩子的身体，一直摸到他的脚。她捧起他的右脚，轻触五根小小的脚趾，然后慢慢地把手放在他的左脚上。她抽泣了一声。

“怎么啦？”医生说，“你累了。”

她摇摇头，无法言语，泪水从她的脸颊潸然而下。医生俯下身。

“让我把他抱走吧。”

她的身体太弱了，无从反对，只能任由医生抱走孩子，交还给保姆。

“最好送他回自己的床上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仍沉浸在梦乡里的小男孩被抱走了。他的母亲伤心不已，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。

“我可怜的孩子，也不晓得他以后会怎么样？”

产褥护士试着安慰她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终于筋疲力尽，再也哭不出来了。医生走到房间另一边，那里有张桌子，桌上有具死婴，用毛巾包着。他掀开毛巾，看了看。有屏风挡着，她躺在床上看不到他，却能猜到他在干什么。

“男孩还是女孩？”她轻声问护士。

“也是个男孩。”

女人没有说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菲利普的保姆回来了，来到床边。

“菲利普少爷睡熟了。”她说。

屋内陷入一阵沉默。跟着，医生再次摸了摸病人的脉搏。

“我想现在这里用不上我了。”他说，“早餐过后我再来。”

“我送您出去，先生。”保姆道。

他们默然走下楼。医生在门厅停住脚步。

“给凯里夫人的大伯子送过信了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来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先生，我正在等电报。”

“那个小孩怎么办？我觉得最好还是别让他待在这里。”

“沃特金小姐说她会领他走，先生。”

“沃特金小姐是谁？”

“是孩子的教母，先生。您觉得凯里太太的病会好吗，先生？”

医生摇了摇头。

第二章

一个礼拜后，菲利普坐在客厅的地板上，这是在沃特金小姐位于昂斯洛花园的公馆里。他是这里唯一的孩子，已经习惯一个人玩耍。房间里摆满了笨重的家具，每张沙发上都放着三个大靠垫，所有扶手椅上也都有一个垫子。他把这些垫子全都拿了下来，又借助几把容易挪动的轻便镀金椅子搭了个精巧的洞穴，这样，他就可以藏在其中，躲着那些潜伏在窗帘后面的印第安人。他将耳朵贴在地板上，听成群的野牛在草原上狂奔，他屏息敛气，生怕被人发现，但这时一只手猛地一拉椅子，垫子顿时坍塌了。

“你这小调皮，沃特金小姐准会生气的。”

“你好，艾玛！”他说。

保姆弯腰吻了他，然后将垫子上的灰尘抖落干净，放回原处。

“我要回家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我是来接你的。”

“你穿了新衣服呢。”

这是一八八五年，她里面穿着裙撑。黑丝绒长袍配有紧致的袖口，倾斜的肩位，裙子上饰以三条宽宽的荷叶边，头上戴着一顶天鹅绒饰带装点的无边女帽。她有些踌躇，原本等待的问题没有如期出现，她自然不能将预先准备的答案说出来。

“你不打算问问你妈妈怎么样了么？”她终于问道。

“噢，我忘了。妈妈好吗？”

现在她可以回答了。

“你妈妈很好，快活得很。”

“噢，我好高兴。”

“你妈妈走了。你再也见不到她了。”

菲利普不明白她什么意思。

“为什么再也见不着了呀？”

“你妈妈在天堂呢。”

她忍不住哭起来，虽然菲利普不是很明白，但也跟着哭了。艾玛个子很高，长着一副大骨架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，生得粗眉大眼。她老家是德文郡的，虽说在伦敦做了多年的女佣，但乡音难改。眼泪让她的情绪激动起来，她将小孩紧紧抱在胸前，有点可怜这个孩子，因为他被剥夺了世上最无私的爱。如今，孩子只能交到陌生人手里，让人痛心。但不一会儿，她的情绪便恢复正常了。

“你的威廉伯父正等着见你呢，”她说，“去跟沃特金小姐道个别，我们要回家了。”

“我才不要道别呢。”他回答道，本能地忍着眼泪。

“也好，快去楼上把帽子取下来。”

菲利普拿来帽子，等他下来时，艾玛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他了。他

听到餐室后面的书房里传来了声音。他顿了顿，知道沃特金小姐和她姐姐正跟朋友说话，在他看来（他现在已经九岁），要是就这样进去，他们没准会为他感到难过呢。

“我还是去跟沃特金小姐道个别吧。”

“最好去说一下。”艾玛说。

“你去跟她们通报一声说我要进去了。”他说。

菲利普希望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艾玛敲响房门，进去了。他听见她在说话。

“小姐，菲利普少爷想跟您道个别。”

说话声倏然而止，菲利普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。汉丽埃塔·沃特金身材矮胖，有着红红的脸蛋，头发染了色。那个年代，染头发会招人非议。每次教母染发的时候，菲利普在自己家都能听说不少流言蜚语。沃特金小姐同姐姐住在一起，姐姐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。两个菲利普不认识的太太在家中做客，好奇地打量着他。

“我可怜的孩子。”沃特金小姐张开双臂道。

她开始呜咽地哭起来。菲利普现在才明白她今天为什么没来吃饭，还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。这会儿，她已经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得回家了。”良久，菲利普开口道。

他从沃特金小姐的怀里挣脱出来，她再次吻了他。然后他走到她姐姐那儿，也跟她道了别。有位陌生的太太问菲利普能不能让她亲一下，菲利普一脸严肃地答应了。虽然一直在哭，但他非常享受由他引起的离愁别绪。他倒也乐意再多留一会儿，好让大家多多疼爱他，不过他又觉得她们巴不得他离开，于是说了声艾玛在等他，便离开了房间。艾玛刚才到楼下的地下室里跟一位朋友说话去了，他便在楼梯平台上等着，听到汉丽埃塔·沃特金在说话。

“他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一想到她就这么走了，我就受不了。”

“你不应该去参加葬礼，汉丽埃塔。”她姐姐说，“我知道那会让你难过。”

跟着，一位陌生的太太说话了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想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，真叫人难受。我瞧见他的腿还瘸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他有只脚是畸形的。当初他母亲还特别伤心。”

这时艾玛回来了。他们叫了一辆双座马车，她把去处告诉了车夫。

第三章

他们来到凯里太太去世的房子，那里位于肯辛顿区诺丁山门和高街之间一条萧条却也体面的街上。艾玛领着菲利普进了客厅。他的伯父正在写信，答谢赠送花圈的亲朋。有个花圈送得晚了，没赶上葬礼，被装在纸盒里，放在门厅的桌子上。

“菲利普少爷回来了。”艾玛说。

凯里先生慢慢起身，跟小男孩握了握手。继而一想后，他又弯下腰，亲了一下男孩的脑门。他的身高中等偏下，身材已经开始发福，为了遮盖秃了的头顶，他特意留着长发。他的脸刮得很干净，五官端正，想必年轻的时候也很英俊。他的表链上挂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。

“菲利普，如今你要跟我一起住了。”凯里先生说，“你愿意吗？”

两年前，菲利普出水痘的时候，曾被送到那幢教区牧师的住宅住过，但他只记得阁楼和大花园，对伯父、伯母并无印象。

“愿意。”

“你可得把我和你的路易莎伯母当成自己的父母。”

孩子的嘴唇微微颤动，脸唰的一下红了，却并没回答。

“你亲爱的妈妈把你托付给我照顾了。”

凯里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并不轻松。听到弟媳病危的消息后，他立即动身前往伦敦，但在路上，他满脑子想着这件事情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麻烦，要是弟媳死了，她的儿子得由他来照顾。他现在已经年过半百，妻子跟他结婚三十载，却未曾生养，可他并不乐意家里多出一个小男孩，这家伙没准是个成天吵闹不止的调皮小子呢。他对这个弟媳也从没什么好感。

“我明天带你去布莱克斯塔布尔。”他说。

“跟艾玛一起吗？”

孩子将手放在艾玛的手里，她紧紧地攥着那只小手。

“艾玛恐怕得走了。”凯里先生说。

“但我想跟艾玛一起去。”

菲利普哭了，保姆也忍不住落泪，凯里先生茫然无措地看着他们。

“你最好让我跟菲利普少爷单独待一会儿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尽管菲利普仍然紧紧地抓着她，她却轻轻地挣脱了。凯里先生把孩子抱在膝头，搂着他。

“别哭了。”他说，“你现在都这么大了，用不着保姆了。我们得送你去学校念书。”

“我想让艾玛跟我一起去。”孩子重复道。

“这可要花不少钱，菲利普，你父亲没给你留多少钱，我不知道这点钱能干什么。你得省着点花。”

昨天，凯里先生还去见了家庭律师。菲利普的父亲是个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，找他瞧病的人很多，说明他在这个行当混得还不错。所

以，在他血液中毒猝死后，留给遗孀的钱差不多只有一笔人寿保险，以及他们在布鲁顿街房子的租金，则让人着实意外。这是半年前发生的事了，当时凯里太太怀有身孕，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刚有人说要租房，她昏了头，就一口应允下来。她放着自己的家具不用，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子，租期长达一年，她觉得在孩子出生前倒是挺方便，可在身为教区牧师的伯父看来，那里的租金高得离谱。但她以前从不习惯当家理财，后来又无法适应境遇变迁后带来的开销。到头来，本就不多的钱财这里支出一点，那里支出一点，不知不觉都从指缝里溜走了。如今，所有的花销付清后，剩下的也就两千多镑了。这笔钱得用来养这个孩子，直到他能自力更生为止。而这一切又没法向菲利普解释，他仍在哭哭啼啼。

“你还是去找艾玛吧。”凯里先生觉得只有她才能把这个孩子哄好。

菲利普一声不吭地从伯父的膝盖上滑下来，但凯里先生又把他叫住了。

“我们明天必须动身，因为礼拜六我要准备布道，你得告诉艾玛，今天就把你的东西收拾妥当。你可以把玩具都带走。如果你想留下父母的遗物做纪念，可以各带走一件。其他东西则要统统卖掉。”

孩子从房间里溜了出去。凯里先生不习惯伏案工作，现在只得满腹怨气地继续写信。桌子的一头放着一堆账单，让他憋了一肚子火。有一张账单尤其荒唐，凯里太太刚刚去世，艾玛就从花店订购了一大堆白花，用来装饰灵堂，这纯粹是浪费钱。艾玛喜欢自作主张，即使手头宽裕，他也要把她辞掉。

但菲利普找到艾玛，一头扎进她的怀里，哭成了泪人儿。而艾玛对菲利普已经视如己出——他才一个月大的时候就由艾玛带着——她轻言细语地安慰菲利普，答应抽空会去看他，还说永远也不会忘记他；她跟菲利普讲到了他要去的乡村，还跟他说了自己家乡德文郡的

情况：她父亲在通往埃克塞特的收费高速公路上工作。他们家的猪圈里喂着猪，还有一头奶牛，奶牛刚生了一头牛犊。后来菲利普终于忘记了哭泣，想起即将到来的旅程，他不由得兴奋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艾玛把他放了下来，因为她还有好多活儿要干，菲利普帮她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床上。然后她带着菲利普去了儿童房，把玩具收到一起，不一会儿，他便开心地玩起来。

最后，他一个人玩腻了，又回到卧室，艾玛正将他的东西放在一个很大的铁皮箱里。这时，他记得伯父先前说过可以拿走父母的東西做纪念，便跟艾玛说了，问她可以带走什么。

“你最好去客厅瞧瞧你喜欢什么东西。”

“可是威廉伯父在那儿。”

“不要紧。现在那些东西都是你的了。”

菲利普慢腾腾地走到楼下，发现门是开着的。凯里先生离开了房间。菲利普慢慢地在房里转悠着。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待的时间太短，里面几乎没有让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。房间很陌生，菲利普没发现什么让他喜欢的东西。但他知道哪些是他母亲的东西，哪些是房东的。不久，他的目光定格在一个小钟上，他仿佛又一次听到母亲说喜欢这种。再次上楼时，他在母亲卧室的门外驻足听了听。虽然没人叫他不要进去，但他总觉得不该入内，他有点儿害怕，小心脏不安地跳动着，但这时仿佛有种力量促使他转动门把手，他动作极为轻柔地转动着门把，像是不希望里面的人听见，然后慢慢推开门。他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，然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。现在他已不再害怕，只是觉得很陌生。百叶窗是关着的，一月午后清冷的光透过窗缝洒进房间里，屋子里仍然很暗。梳妆台上放着凯里太太的梳子和手镜，小托盘里放着发髻。壁炉架上有一张他本人的照片，还有一张他父亲的照片。过去，他经常趁母亲不在的时候偷偷溜进这个房间，但现在似乎有些异样，椅子

的样子看起来怪怪的。整理好的床铺像是当晚会有人来睡觉似的，枕头上的盒子里放着一件睡衣。

菲利普打开一个挂满衣服的大衣橱，钻了进去，张开双臂尽可能抱了很多衣服，将脸埋在里面，衣服散发着母亲用过的香水味。跟着，他拉开抽屉，里面全是他妈妈的物件，他瞧着那些东西：亚麻布织品里有好些香薰袋，散发着怡人的清香。房间的陌生感顿时消失了，他似乎觉得母亲刚刚外出散步，很快便会回来，还会上楼到儿童房跟他享用茶点。他仿佛能感觉到母亲正在亲吻他的唇。

他再也见不到母亲了，不会的。这当然不是真的，怎么可能。他爬到床上，头垫在枕头上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。

第四章

菲利普是哭着跟艾玛分别的，不过，前往布莱克斯塔布尔的旅程令他开心。等他们到达那里后，他很听话，兴致也很高。布莱克斯塔布尔离伦敦六十英里。凯里先生把行李交给搬运工，便带着菲利普去了牧师住宅。他们不到五分钟就到了，到了那里后，菲利普突然记起了那扇门。门是红色的，上面有五道栅栏，装在一个可以轻松往两边转动的铰链上，虽然可以像荡秋千那样前后转动，但大人们并不允许这样做。他们穿过花园，来到前门。这扇门平常只有客人来访，礼拜天或者碰上特殊的场合才会打开，比如，牧师前往伦敦或者回来的时候。平常进出都会走侧门。还有一扇后门，是给园丁、乞丐和流浪者准备的。这座教堂风格的房子很大，黄砖红顶，约莫是二十五年前建

造的，正门像教堂的门廊，客厅的窗户为哥特式风格。

凯里太太知道他们乘坐的火车，便在客厅等着，留意敲门的声音。刚听到门响，她便去开门了。

“这是路易莎伯母。”凯里见到妻子的时候对菲利普说，“快去亲亲她。”

菲利普拖着那条瘸腿笨拙地跑起来，没跑几步却又停了下来。凯里太太是个瘦小干瘪的女人，跟她丈夫年龄相仿，脸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很深的皱纹，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。灰白的头发按照她年轻时流行的发式梳成小卷发。她穿着一条黑裙子，唯一的装饰品是一根金项链，上面挂着个十字架。她看上去有些腼腆，说话时轻言细语。

“你们是走回来的吗，威廉？”她吻着丈夫，几乎是用责备的口吻问道。

“我没想到这点。”他瞥了一眼侄子说。

“走路不疼吗，菲利普？”她问孩子。

“不疼，习惯了。”

他们的谈话让菲利普稍感意外。路易莎伯母叫他进来，他们便进入了门厅。地上铺着红黄两色的瓷砖，交替印有希腊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图案。门厅的尽头是一道颇具气势的楼梯，楼梯是由打磨得光滑的松木做的，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香味。当初教堂更换座椅时，剩下不少木料，便用来做这道楼梯了。栏杆上还装饰着象征福音书四作者^①的符号。

“我想你们这一路风尘仆仆的，肯定冻坏了，就提前把火炉生好了。”凯里太太说。

① 福音书四作者（Four Evangelists）：是指《新约圣经》中四部福音书的作者，即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。他们的标志分别为：人、狮子、牛和鹰。

门厅里摆着一个黑色的大火炉，碰上恶劣的天气，或者牧师感冒了，这个火炉才会点上。倘若凯里太太自己感了风寒，是不会生火的。煤很贵，而且女佣玛丽·安不喜欢将屋子里都生上火。要是他们想把所有的炉子都生上火，那得再请一个女佣。冬天，凯里夫妇一般只会待在餐室里，所以只须生一个火炉就行了。夏天，他们的饮食起居同样在餐室里，凯里先生只有在午后才会去客厅小憩一会儿。但是每个礼拜六，他要在书房里写布道稿，会在那里生个火。

路易莎伯母领着菲利普上了楼，让他看看自己的小卧室。那里可以望见外面的车道，一棵大树紧贴窗前，菲利普现在记起来了，大树的枝条很低，可以借着树枝爬到很高的地方。

“小孩子住小房子。”凯里太太说，“你一个人睡觉不会怕吧？”

“噢，不会呢。”

当初第一次到牧师家来的时候，他是跟保姆一起来的。凯里太太用不着怎么操心。现在，她看着菲利普，还真有点儿不放心。

“你会自己洗手吗，还是要我帮你？”

“我自己会。”他信心十足地说。

“好的，那你下来吃茶点的时候我可是要检查的。”凯里太太说。

她一点儿育儿经验也没有。菲利普要来布莱克斯塔布尔的事商定后，凯里太太绞尽脑汁地在想应该怎么待他。她倒是迫不及待地想尽自己的义务，但现在孩子来了，她却发现自己在孩子面前，跟孩子在她面前一样畏畏缩缩。她希望菲利普不是调皮捣蛋的小子，因为丈夫可不喜欢淘气的孩子。凯里太太找了个借口，将菲利普单独留在了房内，但不到一会儿，她就回来敲响了房门，站在门口问他自己会不会倒水。然后她下了楼，按铃吩咐用人准备茶点。

餐室很大，布置得井井有条，两侧有窗户，挂着厚厚的红色棱纹平布窗帘。正中央有张大桌子，餐室的一头有个颇具气派的红木餐具

柜，上面嵌着一块镜子。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脚踏式风琴。壁炉两边分别摆着两把印花皮椅，套着椅罩。有扶手的椅子称作“丈夫”椅，没有扶手的那张称为“妻子”椅。凯里太太从来不坐那把带扶手的椅子。她说宁愿坐那把不太舒服的椅子。家里的活儿不少，要是坐在扶手椅上，她可能会不想动了。

菲利普进来时，凯里先生正在生火，他指着两根拨火棍告诉侄子，那把油光锃亮、从没使用过的大火棍叫牧师，另一把小得多的，显然是经常用来拨火的，它叫助理牧师。

“我们在等什么呢？”凯里先生说。

“我已经吩咐玛丽·安，叫她给你煮个鸡蛋，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你准是饿坏了。”

凯里太太觉得从伦敦到布莱克斯塔布尔的这段旅程非常辛苦。她很少一个人出行，因为他们夫妇只能靠三百镑的年薪度日。丈夫想度假的时候，由于旅费不够两人花销，都是他一个人出门。他特别喜欢参加国教大会^①，每年都会设法去一趟伦敦，他去巴黎参加过一次展会，还去过两三次瑞士。玛丽·安拿来鸡蛋，他们坐了下来。菲利普的椅子太矮，凯里夫妇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“我给他拿几本书垫在下面吧。”玛丽·安说。

她从脚踏式风琴上面拿了一本厚厚的《圣经》，又拿了一本牧师经常用来念祷词的祷告书，放在菲利普的椅子上。

“噢，威廉，可不能坐在《圣经》上，”凯里太太大惊失色，“你就不能从书房给他拿几本书来吗？”

凯里先生沉思片刻。

① 国教大会（Church Congress）：英国国教成员一年一度的集会，首届大会于1861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办。从1879年始，大会期间会同时举办宗教和教育艺术展览。

“玛丽·安，如果你把祷告书放在上面，我觉得这次就算了，”他说，“这本《公祷书》本来就是我们这种凡人写的，也不是什么经典。”

“我怎么没想到，威廉。”路易莎伯母说。

菲利普坐在书上，牧师做了谢恩祷告，将鸡蛋的一头切下来。

“给，”他把鸡蛋递给菲利普，“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这小块鸡蛋吃了。”

菲利普想一个人把整个鸡蛋都吃掉，但人家没有给他，所以他只好有多少拿多少。

“我走的这段时间母鸡下蛋怎么样？”

“噢，那些家伙真叫人生气，每天只有一两个蛋。”

“你喜欢吃鸡蛋尖吗，菲利普？”伯母问。

“非常喜欢，谢谢。”

“礼拜天下午你还可以吃一块。”

凯里先生每个礼拜天吃茶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煮鸡蛋吃，这样他在主持晚祷的时候才有精神。

第五章

菲利普渐渐同那些即将跟他一起生活的人熟络起来，后来又通过谈话的只言片语——有些是他无意中听到的——也了解了不少有关他自己以及已故双亲的事。菲利普父亲的年纪比布莱克斯塔布尔的这位牧师要小得多。他在圣卢克医院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，很快便挑起大